



外国名家

THIRTY-SIX
WELL-KNOWN
FOREIGN
HORROR STORIES

惊恐小说 36篇

高兴 主编 爱伦·坡 等著 李文俊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THIRTY-SIX WELL-KNOWN FOREIGN HORROR STORIES

在文字营造的诱惑、陷阱里，进得去、难出来，信不信
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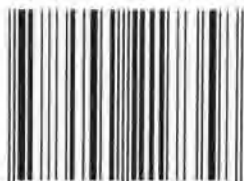
平静的夜晚，轻启恐怖故事的门，一个诡秘的世界迎面
扑来：幽灵，在查理十一时代的凶宅里游荡；疯狗，吞噬坟
坑中的种子；人间地狱中，恶鬼一般凶残的老妪……

一本展示假恶丑的书？绷紧你的神经，让你久久不能释
怀……



平面设计 → 康笑宇工作室

ISBN 7-5402-1735-9



9 787540 217358 >

定价：19.80元



*Thirty and Well Known
Famous Horror Stories*

外国名家

惊恐小说 36 篇

高 兴 主 编 爱伦·坡 等著 李文俊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名家惊恐小说 36 篇 / 高兴主编; (美) 爱伦·坡等著; 李文俊等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9

ISBN 7-5402-1735-9

I. 外… II. ①高… ②爱… ③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20 世纪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274 号

责任编辑: 陈 果 李江华
版式设计: E 毅

外国名家惊恐小说 36 篇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大 32 开 9.5 印张 36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序 言

一提起惊恐小说,我们可能会想起斯蒂芬·金,这位有名的惊恐小说大王写的书在美国销量过亿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我们也可能会想起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它已经成为侦探小说的代名词,以至于大家谈起侦探小说就只知道福尔摩斯而淡忘了书的作者。可见惊恐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

什么叫“惊恐小说”呢?我们只能用“顾名思义”的方式来做出大略的回答,惊恐小说就是以惊险、恐怖为内容特征和艺术手法创作的小说。它的类型大概可以细分为,侦探小说、间谍小说、阴谋小说、神怪小说、玄幻小说、悬疑小说等。心理学家认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原始的、根深蒂固的、无法消除的莫名恐惧,比如说死亡、灾难、报应、暴力、毁灭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从报纸、电视中,或者从别人的口中,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现惊恐事件:地震、台风、海啸、车祸、绑架、沉船、凶杀、情杀、自杀、枪决等。惊恐小说的产生与我们接受惊恐的心理因素有关。首先,惊恐在心理上源自于自我暗示和联想,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从自身的经历而来的。看书也会引发自我暗示,可以让读者联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惊恐经历。其次,人都有一种涉险的意识,恐怖小说可以向人们提供营造恐怖环境的素材,以达到幻想出另一种不平静生活的氛围。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

不同的惊恐小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读一些长

篇累牍的惊悚小说。可以说,长篇的惊悚小说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诱惑,让读者一步一步进入作者设定的圈套和故事中,最后让读者欲罢不能、寝食难安。而短篇的惊悚小说则不然。它短小精悍,又同样惊悚、同样刺激,很快看完之后如觉得不过瘾还可以马上“卷土重来”。它留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回味。

为此,根据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快节奏的特征,我们选编了这样一部短篇的惊悚小说集。本书中所收的36篇小说,内容广泛,题材多样,都是出自名家手笔。所选作者包括芥川龙之介、梅里美、爱伦·坡、罗·达尔(被誉为英国的欧·亨利)、狄兰·托马斯、威廉·桑塞姆、阿·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等经典的惊悚小说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选编追求的是惊悚、刺激,但是我们不以阴森、暴力、残酷和血淋淋的场面为噱头,我们着力挖掘惊悚背后的东西。比如所选爱伦·坡的几篇小说就是这样。当我们阅读他的《黑猫》、《红死病的假面具》和《厄舍府的倒塌》时,我们除了感觉到惊悚的气氛外,还会被它严密的逻辑和诗情画意的神秘气息所折服。《黑猫》故事中身体虚弱的主角从小酷爱宠物,尤其钟爱叫做普鲁托的黑猫,终日与它形影不离,后来主人翁渐渐厌倦如此黏腻的生活,慢慢地性情大变如同魔鬼附身一样,将黑猫吊死,却并没有因此摆脱黑猫的纠缠。文中仿佛回荡着古代迷信所说:黑猫都是恶魔变的……《红死病的假面具》写的是“红死魔”吞噬一切生命的故事,够恐怖,够刺激,够惊险,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这个惊悚小说中看出深刻的寓意:任何荣华富贵在“死神”面前都会黯然失色,生命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死



亡的陷阱。对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我们所选的《罗生门》同样看重惊恐背后的意义。《罗生门》篇幅不长,在阴森的气氛中揭露了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为了一己的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人性中恶的一面。

不多说了,还是打开本书来阅读和感受吧,惟有阅读,我们才可以进入惊恐的空间。

还有就是,胆小的人和脆弱的人要考虑清楚了,对这本书,看还是不看,这也许是个问题。

编 者

目 录

001 序 言

神秘莫测

- 003 墓坑里出来的种子 克·艾·史密斯
012 女房客之谜 阿·布莱克伍德
019 女房东 罗·达尔
026 幽灵 阿·埃弗塔利奥蒂斯
028 摆脱乔治 罗·阿瑟
038 墙 威·桑塞姆
041 查理十一世目睹鬼魂出现 普·梅里美
046 凶宅鬼影 普·梅里美
062 狗的良宵 何·库阿德拉

残酷乍现

- 067 马铁奥·法尔哥尼 普·梅里美
077 猴爪 威·马·雅各布斯
085 过路人,你到斯巴 亨·伯尔
092 尸体解剖 乔·海姆
094 L.博登抡起了斧头..... 罗·勃洛克
105 勾心斗角 莱·夏侠
114 老虎 艾·埃·科珀德
123 蒂莫特思叔叔的真面目 让·雷
130 别墅一夜 理·休斯

目 录

迷情地狱

地狱变	芥川龙之介	135
黑猫	爱伦·坡	152
殉情	森鸥外	159
饥饿的石头	泰戈尔	165
一枪	普希金	174
狼人	鲍·维昂	183
从南方来的人	罗·达尔	191
悄悄话	布·拉姆利	200
夜莺别墅	阿·克里斯蒂	211

死亡密室

圆锥体	H. G. 威尔斯	229
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	238
红死病的假面具	爱伦·坡	242
厄舍府的倒塌	爱伦·坡	246
去墓地的路	托马斯·曼	259
死亡的恐惧	F. J. 萨菲尔德	265
盯梢者	狄·托马斯	270
亲眼所见	威·桑塞姆	278
一道特色菜	斯·埃林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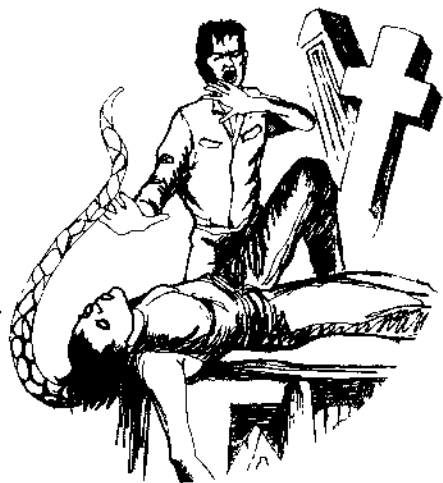
神

秘

莫

測

他如梦似幻，试探着用手指分开法尔默
纠结的乱发，打量着中间露出的那个东西。
那分明是某种植物的萌芽，夹杂着淡青色和
血红色的内旋褶皱，似乎即将绽开。它是从
头盖骨中央骨缝间长出来的。



墓坑里出来的种子

克·艾·史密斯

克拉克·艾什顿·史密斯(1893—1961),
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金星上的不朽者》、《别的空间》等。

“对了,我找到地方了。”说话的是法尔默,“那可是个古怪的地方,跟传说中说的一模一样。”

他朝篝火里快速地吐了口唾沫。看他这举动像是要表明,这时他实在不想多说话。他侧过头去,不理睬索恩那审视自己的目光,而忧郁阴沉地注视着委内瑞拉那一片莽莽苍苍、黑沉沉的密林。

三天前,索恩由于高烧,身体虚弱,头昏目眩,不能和法尔默一起把这次行程坚持到底。此刻,他心里直纳闷,实在想不通,法尔默走后那三天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莫名其妙,说不清,也道不明。

然而,另外一些方面却是显而易见,明明白白。此前,法尔默即使在遇到极度艰难困苦和病痛折磨的时候,仍然爱唠叨,时刻不肯停嘴,且兴高采烈;可如今,却变得闷闷不乐,少言寡语,像是一心牵挂着什么遥远而棘手的难事。他原先直率的脸已变得两颊凹陷——甚至瘦得尖嘴猴腮——连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像是怕睁大了会泄露什么秘密似的。这些变化把索恩搅得心烦意乱。不过他尽力不去理会这些印象,权把它看作是自己退烧过程产生的病态的错觉而已。

“可是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索恩追问道。

“没有更多可说的,”法尔默嘟嘟囔囔,口气古里古怪,“只是些断壁残垣,还有些摇摇欲坠的柱子,仅此而已。”



“那有没有找到印第安人传说中提到的那个墓坑,说是里面就藏着黄金?”

“倒是找到了,可里面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法尔默说话的口气严峻,且阴沉可怕,索恩忍着不再追问下去。

“我看,”他轻声地说,“咱们还是继续去找兰花吧,寻宝这一行当不是你我干得了的。顺便问一句,你这一趟有没有见到奇花异卉或别的植物?”

“蠢话。没有。”法尔默喝道。他的脸在火光映照下,突然变得灰沉沉的,两眼射出一道光,说明他此时此刻既感到恐惧又怒火中烧。“给我住嘴,行吗?我不想多说了。这一天我的头痛个不停,看来我这是染上天杀的委内瑞拉热病了。明天咱们还是往前去奥里诺科河^①。这一趟出来我可是吃够苦头了。”

詹姆士·法尔默和罗德里克都以找寻兰花为业。此前他俩和两个印第安人向导一起,沿着奥里诺科河上游的一条偏僻的支流一直走。这一带盛产奇花异草。此外,当地的部落还流传着一个含糊不清却又令人坚信不疑的传说,说是这条支流的某个地方,有座废城,城里有个墓坑,里面满足某个不知名民族死者陪葬的金银珠宝。法尔默和索恩对这一传说动了心。他俩认为值得去调查一番这传说的虚实。离这一废墟还有一整天路程的时候,索恩病倒了。法尔默只好留下一名印第安人照料索恩,自己带着另一名印第安人坐着独木舟继续前行。三天后的一个黄昏,法尔默才回来。

索恩躺着,两眼打量着自己的伙伴,心想,法尔默准是没有找到财宝,大失所望,这才一声不吭,显得这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同时,肯定还有热带流行的某种传染病在他血液里作怪。但是,他对自己的判断又怀疑起来:按法尔默的性格,即使在目前这种处境下,他不该灰心失望,也不会没精打采的。

法尔默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坐着,凝神望着前方,视线似乎穿过火光映照下的迷宫似纠缠着的藤蔓和树的枝干,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某些东西。而藤蔓和树木构成的迷宫里潜伏着一片黑暗,里面传出阵阵悄声絮语。不知什么原因,法尔默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恐慌的神情。索恩继续打量着他,看到两名印第安人神情淡漠而神秘,也在打量法尔默,像是模模糊糊而有所期待。索恩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不再去想这不解之谜,而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体温时升时降,搅得他陷入了昏睡的状态。但是在他时睡时醒的恍惚中,似乎看到法尔默呆滞的脸孔,在行将熄灭的火光和渐浓的阴影里,那脸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扭曲。

到了第二天早晨,索恩觉得体力有所恢复:脑子清醒了,脉搏也变得平稳。但是他一见法尔默那一副病态,一举一动似乎非常吃力,寡言少语,行动迟缓、僵硬,一种关切之情油然而生。法尔默仿佛已记不得头天说过要回奥里诺科河的话,索恩只好

^① 奥里诺科河是委内瑞拉的主要河流。主源南出和巴西接界的帕里马山,流经哥伦比亚边界,注入大西洋。



自己单独一人担当起动身前的全部准备工作。对方的状况令他感到越发迷惑不解：他明显没有发高烧，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看不出到底患了什么病。但是出发前，他照例还是让法尔默服了一剂高效的奎宁。

拂晓时分，暗淡的橘黄色阳光斑斑驳驳，从密林树顶上透过来，照在他们身上，闷热异常。一行人把随身所带的东西搬进了两条独木舟，沿着缓缓的水流出发了。索恩坐在一条独木舟的船头附近，而法尔默则端坐在船尾，一大捆兰花根和一部分行囊塞满了船中间部分。两名印第安人则坐在另一条船上，随船装了其他的一些应用之物。

这一段行程单调乏味。小河像一条懒散的茶青色的蛇，在无边无际、黝黑的墙似的密林间蜿蜒蠕动着。兰花幽灵般不时出没在密林中，对他们挤眉弄眼。四外只听得木桨发出的击水声、猴子响亮的喧闹声，以及羽毛火红的鸟儿争斗声，此外听不到别的声响。太阳已升到丛林的上方，倾泻下一道道灼热的亮光。

索恩一桨一桨稳稳地划着，时不时转过身子，跟法尔默交谈几句闲言碎语，或亲热地问点什么。对方身子直挺挺地，呆坐在阳光下，目光迷离，脸色苍白，煞是古怪。他手中拿着桨，却无意动它，对索恩的问话不予回答，只是不时像是受了惊吓，摇晃着脑袋。显而易见，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过了一会，他连连发出一声声呻吟，像是因疼痛而发，又像是在神志昏迷中说的呓语。

一行人就这样行驶了几个小时。两岸是密不透风的丛林，夹在其间越发闷热难当，令人透不过气来。索恩听出法尔默的呻吟声变得更加尖厉刺耳。他回头一望，只见法尔默已摘掉遮阳帽，对这夺命的酷热似乎无动于衷，手指狠命地在头顶上猛抓乱掐。他整个身子在痉挛着，晃动着。就在他在这样极度痛苦挣扎而身子左右摇晃中，独木舟跟着也危险地颠簸起来。他接着高声尖叫起来，听来不像人声，怪异而骇人听闻。

索恩当机立断，立即把船向岸边驶去。正好在这阴森森的稠密丛林中，有个小小的豁口，成了小船停靠的地方。两名印第安人随后跟了过去。他俩窃窃私语，眼望着那个病人，神态既畏惧，又恐慌。这情景使索恩感到极度的诧异不安。他觉得，这种种怪事怕是预示着一些怪诞可怕的秘密。但他却看不透法尔默到底犯了什么病。他所知道的种种恶性热带病的病症，像一群可怕的幽灵，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是他却拿不准，到底是什么东西作祟，害得自己的旅伴变得这副模样。

索恩把法尔默弄到岸上，安置在一个半圆形的沙滩上。沙滩周围藤蔓交错。他没叫那两个印第安人过来帮忙，因为看来他们不愿接近病人。索恩从药箱里取出吗啡，给法尔默作了大剂量的皮下注射。这似乎减轻了法尔默的痛苦，随之便不再痉挛了。索恩利用这机会检查了法尔默的头顶。

这一查使索恩吃惊不小，原来在法尔默的蓬乱的浓发间，高高隆起一个又硬又尖的肿块，很像是刚长出的兽角的角尖，但皮肤还未损坏。这东西似乎有一种勃勃

生机和不可扼制的生命力,仿佛就在他手指触摸之间,正在奋力生长。

刹那间,法尔默突然神秘地睁开了眼睛,意识像是完全恢复过来了。有好几分钟,他又回复到原有的神态,这跟他从废城回来后一段时间的表现,判若两人。他又开口说话,像是急于要摆脱压在心头的什么重负。他说话的嗓音含糊不清而平板,但索恩还是听得懂他嘟囔些什么,串起来能领会其中的意思。

“墓坑!墓坑!”法尔默说,“那该死的东西就在墓坑里,在墓穴的深处!……就是黄金万两,我也不会回去……索恩,那些废墟,我没对你说多少。太难说了,太难了,不可能说得清。

“据我看,那个印第安人知道废墟是个邪恶的地方,他领我去了那里……可他没有对我透露过一言半语真情。我去寻宝的时候,他就待在河边等我。

“那边有好几堵高大的灰墙,比丛林还要古老——就像死亡和时间一样古老。造那些墙的石块一定是由某个不为人知的行星人采来的。那些墙耸立着。以一种怪异异常的角度倾斜着,像是随时要倒下来,压垮周围的树木。那边还有一些圆柱:很粗壮,圆鼓鼓的,样子很怕人,上面雕着的东西,看了叫人胆战心惊,即使在莽莽热带雨林之中,也没能被森森草木淹没。

“毫不费力就找到那个该死的墓坑了。想来坑上的地面新近才被挖开过。一株大树的根部在石板间缠绕,被埋在地底下已千年之久。有一块石板翻落,倒在路面上,另有一块则落到坑内。那儿有个很大的洞,由于树木稠密,洞底光线幽暗,看不清里面的东西,隐隐约约只见到一些闪着动着的微光,到底是什么,说不准。

“你还记得吧,我随身带去一捆绳子。我把绳子的一端绑在那株大树的主根上,另一端从洞口放下去,自己像猴子似的拽着绳子滑下。到了洞底,由于光线太暗,起初,除了脚下周围闪动着的幽幽微光外,什么也看不清,后来我开始走动,脚踩到一些松脆的东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到底什么东西,说不清。我打开手电筒,这才看清遍地散落着尸骨。到处是死人骷髅。这些东西很久前一定被移动过。我在尸骨和尘埃中到处摸索着,自己仿佛也成了食尸怪。我东摸摸,西探探,可找不到丁点值钱的东西,尸骨上连手镯和戒指也找不到一件。

“一直到我打算爬出来的时候,才注意到那个真正叫人恐怖的东西——我仰起头往上望的时候,就在洞顶离洞口最近的地方,一个角落里,在蛛网密布的阴影中,我看见了那东西就挂在我头顶上方十英尺的地方。此前我顺着绳子往下落的时候,我无意间几乎碰到它了。

“那东西初看上去像个白色的格子架。后来才看清,要说是格子架,部分也是人骨组成的——一副完整的人骨组成的,像是个伟岸强壮的武士的骨骼。他的头盖骨里长出一种白森森的干枯了的东西,像是一副鹿角,却又很古怪,末端是数不清的卷须,长长的,像根根带子。卷须往上长,一直长到洞顶。当年那些卷须往上攀援,同时一定也把那副骷髅,也就是那具尸体也提了上来。



“我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检查那东西。那想必是某种植物,显然是在那脑袋里长出来的。它的一些枝条钻出裂开的头顶,另一些则穿过眼眶、嘴巴及鼻孔,往上蔓延。这个亵渎神灵的东西的根须向下延伸发展,爬遍每一块尸骨,在上面缠绕结成了网,连脚趾和手指骨也不放过,死死缠住,成了一个个下垂的纠结纷繁的圈圈。最可怕的是那些从脚趾尖长出来的根须又爬到另一个头盖骨,在上面扎根,带着断裂的根系碎片,在正下方摇摇晃晃地悬吊着。在这个角落的地面上,到处散落着掉下来的骨头……”

“不知为什么,看了这情景我感到浑身有点虚弱无力起来,还感到有点作呕:人与植物居然如此混杂在一起,这景象是何等让人憎恶,又何等令人费解。我缘着绳索往上爬,心急如焚,焦虑万分,但是那东西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迷住了我,使我攀到一半的时候,禁不住停住了,开始注视起它来。想来我过早地把身子倾斜过去,搞得绳索摇晃起来,结果我的脸轻轻地撞上了头盖骨上方的一根枝条。”

“只听得什么东西啪的一声断了——也许是枝条上豆荚之类的东西。接着一团珍珠色粉尘把我的头紧紧罩住。粉尘很轻、很细,没有气味。粉尘纷纷落到我的头发上,钻进鼻孔和眼睛,呛得我几乎喘不过气,睁不开眼睛。我设法抖掉它。接着我继续往上爬,终于钻出了洞口……”

法尔默原想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经历连贯地——交代清楚,这对他来说似乎已力不从心。说到这里,他的话已是前言不搭后语,说出来的只是些嘟囔声了。那不可名状的怪病又发作了。你听他又在胡言乱语,又是痛苦呻吟,不过其间也有一阵短暂的时刻,说起话来还是有条有理的。

“头,我的头!”他喃喃道,“我的脑袋里一准有什么东西,在生长,在变大。听我说,我感觉得到,就在那儿。离开墓坑后我时刻都感到不对劲……自那以后,心里老觉得七上八下……身上一准有那古代魔鬼植物的种子……种子已经扎下根……正裂开我的脑壳,钻进我的脑子里去了。这是从人头盖骨里生长的植物——就像是从花盆里长出来的!”

可怕的痉挛再次发作。法尔默倒在索恩的怀中翻来倒去,难以控制,并痛苦地尖声怪叫起来。索恩一见对方这等惨状,忧心如焚,万分震惊。想要制止他别无办法,只有再次给他皮下注射。索恩费了好大劲才给他作了注射,且剂量是原先的三倍。注射后,法尔默渐渐安静下来,但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呆滞。他躺在地上,鼾声如雷。索恩第一次注意到法尔默的眼球鼓起,好像就要从眼窝里蹦出来似的,这使得他即使人睡了也无法闭上眼睑,扭曲的脸面显得很疯狂和恐怖,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法尔默的头颅里硬是把眼珠子挤出来。

这时索恩突然有一种虚弱和惊惶之感,身子不禁颤抖起来。他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荒诞梦魇的罗网之中。他无法,也不敢相信法尔默说的故事的真实性,也想不透将预示什么。他断定,那不过是对方臆想出来的,是怪异的高烧后的病态现象,他

伏下身子。他注意到,法尔默头上的那个兽角状的肿块这时已穿破头皮了。

他如梦似幻,试探着用手指分开法尔默纠结的乱发,打量着中间露出的那个东西。那分明是某种植物的苞芽,夹杂着淡青色和血红色的内旋褶叶,似乎即将绽开。它是从头盖骨中央骨缝间长出来的。

索恩只觉得一阵恶心,不忍再看法尔默低垂的头和他头上长出的那个招灾惹祸之物。他转过身去。他又开始发烧。他的四肢虚弱无力,人显得可怜巴巴。奎宁生效了,他随之听到一阵昏迷的低语在耳边回响,眼前浮现出--团死一般的茫茫瘴气,他的视线模糊起来。

他在和自己的疾病和虚弱作斗争,要战胜它。他丝毫不能退却。他必须与法尔默和两名印第安人继续前行,到达最近的贸易点。要到达那地方需要在奥里诺科河行驶好几天,到时候法尔默就可以得到救助了。

仿佛纯粹是他的意志力在起作用,他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他感到又恢复了体力。他四面张望,寻找那两名向导,想不到连个影子也没有,他不禁惊慌起来。他朝更远处张望,发现其中一条小船——那两名印第安人坐的小船——也无影无踪了。显而易见,他们已抛离他和法尔默,不辞而别了。也许那两名印第安人早已知道法尔默染的是什么样的病,害怕了。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已走掉,并且带走了许多搭帐篷的装备和大部分食品。

索恩竭力压下内心的厌恶感,再次转身打量法尔默遭灾的身体。他果断地抽出一把折刀,俯下身子,尽量离法尔默头皮近的地方,安全地把那个凸起的苞芽切除掉。想不到的是那东西像胶似的,异乎寻常地坚韧,并且流出液体,稀稀的。这液体的内部组织布满神经状的细丝,还有一颗核,很像软骨。面对此情此景他不寒而栗。他赶紧随手把它扔到河滩上。接着他双手托起法尔默,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朝余下的那条小船走去。一路上他摔了多次跤,跌倒在法尔默那了无生气的身上,差点昏死过去。他又是抱,又是拖,终于把法尔默弄到了船上。他虽已筋疲力尽,还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把法尔默挪到船尾,靠在行李堆上。

索恩的热度在迅速升高。他费尽周折,使尽力气,昏昏沉沉地把船从岸边撑开,驶入河心。他有气无力地划着桨,终于因高烧再也动弹不得,手指失去知觉,木桨滑落下来……

黎明时分,天空昏黄一片,索恩苏醒过来。这时他的意识比较清醒,感觉也好多了。但是一场高热之后只觉得浑身乏力困倦。他意识清醒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法尔默,便使劲转过身去,可是由于过度虚弱,差点没掉进水里去。他面对伙伴坐了下来。

法尔默还是半坐半卧地靠在一堆毯子和行李上。他双膝蜷曲,两手像是由于强制性痉挛而紧紧抓住了膝盖。他的面容显得僵硬、恐怖,跟死人一般。他的整个身子僵直,无异于已是个垂死之人。但是,索恩之所以感到极度恐怖而禁不住喘不过